



■苏二花

## 精短小说

百岁只记得爸爸姓刘，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前，爸爸一心要带着他和妈妈去五台山。“那是菩萨庇护的地方，不用逃难，饿不死，也不会冷。”

走了走不完的路，受了数不完的惊吓，饿到看天都不是蓝色的，冻到把手和脚放进新鲜牛粪里取暖，才走到雁门城。爸爸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五台山。顺着他的手指，百岁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青色山脉，“哇”一声哭了出来。

日本人的飞机就是这时候来的。低空飞行，遮住太阳，扔下炸弹。“噔——”城西最先着火，黑烟冲天。紧接着，炸弹连续落地，雁门城满地狼藉。

炸弹落地炸出巨大坑洞，冲击波猛地腾起，卷着屋瓦、房梁和人，往半空抛去，再狠狠拍下。雁门城乱了，四处起火，碎片飞溅，满大街的人抱着脑袋没方向地跑。百岁夹在杂乱的人群里，耳朵里全是哭嚎，眼前全是惊悚的面孔。整个城似断裂开来，大地“噔噔”作响。他一只手紧紧拉着妈妈，惊恐到不敢眨眼睛。

混乱中，百岁听到妈妈叫了一声，那声音尖利，伴着一片血雾腾起——爸爸被炸弹击中。

有那么一刻，世界无声。一块弹片飞过，“噗”地嵌进妈妈胸膛。百岁看到，妈妈仰脸向天，双目骇凸，脖子上青筋暴起。天上，黑烟与火光交织，飞机如幽灵般闪过。

## 二

他双手按在百岁的肩膀上，看着百岁。他的眼睛是褐色的，里面写着鼓励。炕桌上有一碗杂粮面条，还有一碟子萝卜腌菜。他把筷子递到百岁手里，百岁没动。

这里是雁门关深处，天刚黑下来，风就呼啸着从窗棂和门缝挤进来。他划根火柴，点亮炕桌上的油灯。

“我姓霍，叫霍小山。”他说。

“你几岁了？”他问。

那天，百岁在雁门城看到了地狱般的景象。那天，爸妈都倒下了，倒在逃难路上，倒在快要到五台山的路上。那天，一双大手将百岁抱起，躲开横飞的弹片。

抱起他的人就是霍小山。他抱着百岁，飞快跑出雁门城，又连夜进到雁门关。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百岁在霍小山的背上睡着了。

百岁才8岁，因长期吃不饱饭，长得瘦小。他头发蓬成草，脸皮皴裂，手和脚全是冻疮，身上一根根骨头很是分明。

灯光下，霍小山把手伸给百岁，要和百岁握手。百岁把眼睛从油灯移开，移到霍小山的大手上。

霍小山鼓励他说：“握个手吧，老同志。”

百岁眼前的这个人眼神温和，脸有点长。他慢慢把手伸向霍小山。他那样一只小手，以鸟爪形态落在霍小山的大手里。

握过手后，霍小山把杂面条推到百岁面前，说：“吃。”

## 三

山是雁门关山，村是铁匠营村，霍小山是个游击队员，腰里有枪，眼里有光。他早晨出去，夜晚回来。回来第一件事是看百岁睡下没有。雁门关山，8月飞雪。开始，百岁蜷在黑暗中，背紧贴墙根，身体打战。后来，百岁习惯了这里，霍小山再回来，他已睡下了。炕桌上的食物，他吃一半，留下一半给霍小山。

霍小山从月亮地里回来，带着一身冷冽。他点亮油灯照百岁，亮光被手心拢着，把百岁护在当中，百岁睡得更沉了。雁门关风很大，像杀进来攻城的军队一样，里面有厮杀呐喊，有刀枪撞击。铁匠营村人口不多，建房子多用石头，骑在山脊上的长城很有气势，烽火台更骄傲，昂着头，迎风挺立。

霍小山不出门的时候，就用火炉给百岁烤山药蛋吃。火炉膛照红半个家，连油灯也省了。百岁趴在霍小山背上，贴着耳朵听他“咚咚”的心跳。

“啥叫同志？”百岁问。

“一起打鬼子的人，叫同志。”

山药蛋熟了，香甜味溢满屋子。百岁又问：“啥叫握手？”

“就是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霍小山把烤熟的山药蛋取出，剥去焦皮，露出沙瓤，递给百岁。

百岁吹吹烫嘴的热气，问：“五台山远吗？”

“不远，翻过对面的南山就是。”

爸爸说得对，他们果然离五台山不远了。可是爸妈没能带着百岁翻过那座山，他们永远留在了雁门城。百岁不由得颤抖，雁门城是他的噩梦。霍小山觉察到了，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披在百岁身上。百岁那么小，霍小山的衣裳显得格外宽大。衣裳里有霍小山的气味，混合烤熟的山药蛋味，催人泪下。百岁很小声地说：“我想叫你爸爸。”

霍小山抱起百岁，说：“你叫一声。”

“爸爸。”

霍小山把百岁高高举起，转圈。旋转中，百岁先是胳膊张开，接着两条腿也飞起来，腋下有着霍小山的大手稳稳托

着。炉膛里的火光映红他们的脸，百岁身上的衣裳在旋转中鼓荡，像翅膀。

睡到后半夜，突然传来一阵枪响。霍小山翻起身把百岁护在身下。暗夜里，百岁看见他的眼睛很亮。又有几声枪响传来，隐隐还有杂音的脚步声。等声音远去，霍小山穿好衣裳，用被子包住百岁，把他藏进面瓮里。“天亮前不许出声。”霍小山边叮嘱边拔出腰间的枪，“我去打鬼子。”

不久，枪声再次响起。有时在东边，有时又到了西边。霍小山说过，他是雁门关跑得最快的人。

“像大雁。”百岁嘟囔着，慢慢睡着。

## 四

把放大镜放在展开的《雁门县志》上，霍百岁深深呼吸。霍卉有点担心，“爷爷，您坐的时间太久了，该起来活动活动。”在霍卉的搀扶下，霍百岁站起身，在书房走了几圈。

阔大的玻璃窗户外，城市里的霓虹在繁华处闪烁。霍百岁对霍卉说起很多年前那个深夜，天也不怎么黑，月亮高挂在雁门关山巅，铁匠营村一派寒寥。门轴轻微一响，百岁警觉，在夜色里努力睁大眼睛，仔细分辨。是霍小山回来了。百岁跃起，就着月光，扑进他的怀里。

霍小山身上有硝烟味，百岁懂得这味道。霍小山没有点灯，在百岁耳边悄声说：“你不能在这里了，我要把你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百岁更紧地抱住他，他不想和爸爸分开。霍小山用手捏捏百岁的身子骨，说：“等你再大些，有了本事，我们一起打鬼子。”

百岁被霍小山转移出铁匠营村，到了一个叫王二沟的村子，在雁门关更深处。他把百岁交给一个亲戚，嘱咐几句，转身就融进雁门关的夜色中。百岁没敢哭，霍小山用衣裳裹住他时不许他哭。“你等我回来。”他说。

百岁这一等，就等白了头发。

霍卉在《雁门县志》“军事篇”“阵亡烈士登记表”里看到那几行字：

姓名：霍小山；部别：独立二团；职别：排长；年龄：31岁；籍贯：山西省雁门城县雁门关乡铁匠营村。牺牲时间：1941年8月。

霍小山在抗战期间是村干部，率领民兵配合大部队在雁门关打游击，以跑得快闻名。后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扫荡”中牺牲。

霍卉不想爷爷伤心，就问：“雁门关离五台山不远，后来，您去五台山了吗？”

“没去。”霍百岁答道。他已经得到了庇护，从此不用逃难，不用担心饿死，也再没有感到寒冷。

■题图绘制：赵建华

■题图制作：陈新阳

一次，海军某合成部队首次组织官兵到我所在机场进行直升机陆地空中跳伞训练，兄弟单位请我为此次训练采写稿件，并安排我登上直升机现场拍照。如何完成好这一任务？我心里十分忐忑，生怕辜负他们的信任。我早早开始行动，从方案制订、跳伞准备、任务下达、参训人员心理疏导，到地面如何训练和正式实施，我将参训官兵训练的细节详细记录下来。正式训练那天，我背着相机登上直升机，记录官兵从高空纵身一跃的精彩画面。训练结束，我加班加点撰写稿件。后来，稿件顺利刊出。

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我采写了千余篇稿件，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从部队营区到海岛哨所，从战机轰鸣的机场到波涛汹涌的海上训练场，都留下了我的身影。

如今，我已经退役多年，可每当初听到军号声，还是会挺直脊背，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清亮号音穿越岁月，跨越山海，校准着我的方向，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 军营纪事

夜色如墨，万物安眠，村庄在海潮的低吟中沉沉睡去。

海军某部中士张磊第一次参加夜训。他才来计量站工作不久，对自己即将上手的新专业饱含期待。

怀着忐忑的心情，张磊跟着队列走向实验室。实验室位于一栋新修好的训练大楼里。这栋大楼背靠大山、面朝军港，张磊每次经过都对里面充满好奇。此时，在昏暗的山影轮廓背景下，看着眼前一个个亮着灯光的窗户，张磊不自觉地心跳加速。

突然，一股湿寒的风吹来，张磊忍不住打了个激灵。

迈入实验室，张磊发现里面的桌子全部用绿色硅胶垫封紧，硅胶垫上摆放着形态各异的设备器械，甚至连操作的白手套、螺丝、扳手、抹布都有固定的摆放顺序和朝向。一个个带密码的银色保险箱整齐摆放在桌子一侧，桌面上的温湿度计亮着绿灯，润滑油与铁质材料融合的气味隐隐散发。

主任随即宣布训练任务——用气压、水压、油压3个压力检定装置检定各类型号压力表，由技术骨干闫班长带头操作。

任务刚下达，张磊看到一旁的闫班长已经开始上手操作了。只见他凝视着刻度线，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握住气泵，动作轻柔地往装置里打气，压力表中的红色指针随之慢慢转动。

这些压力表校准合格后将来检测某类装备零件，他们的实操内容就是用压力检定装置将这些压力表逐一校准。被检测压力表共有4个检测点，操作人员要将测量设备和被检测压力表同时装在压力检测装置上，通过手动操作气压泵来校准数值。这十分考验操作人员的手法，一旦用力过猛，就有可能超过被检测数值，导致实验失败。

“磁——”张磊轻轻一拧，压力表指针大幅晃动，数据校准器一下清零，实验失败。张磊没想到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却仍然用力过猛，导致无法测量



## 宝塔山下的焰火

■董庆月

整个春天，宝塔山高举着火焰  
看着那张旧书桌  
我想象着是在昨夜  
星火从窑洞的油灯上点燃  
瑟瑟风声增加不了春寒  
《改造我们的学习》旋律多么美妙  
甚至可以说像巨石击水



我要去延安雕塑

陈辉作

## 守护

■朱云龙

来熬骨头汤，准备开早市。”

我顺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那光在暗夜中显得格外温暖。我盯着那束光，仿佛看到一个早起忙碌的身影，看到即将升起的炊烟，看到居民们醒来后那一碗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样想着，我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我们静静站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行。在接下来的路上，我听着风拂过林梢的声响和远处隐约的犬吠，脚步愈发沉稳。寒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战，可心里却格外温暖踏实——身为军人，我守护着这静谧的夜，也守护着那千家万户即将迎来的、平凡温暖的清晨。

天渐渐亮了，我们交班返回。班长看着在晨光中醒来的营房，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样，这一夜？”

张磊想，保障装备所需的压力表成百上千，它们都需要经过计量站的检测才能“持证上岗”。要测量这么多块压力表，没有踏实沉稳的心性，是干不来的。

望着远处的灯光，张磊攥紧了手里的中号螺母。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耐心和坚持证明自己。

此时，在同一片夜空下，另一处操作间里正火花飞溅——维修专业的班长们正在赶制一批安全门。一级上士孙德勇弯腰全神贯注地盯着焊枪，高温烧起的白光映在他的防护面罩上，忽明忽暗。

“当心！”旁边战友喊了一声。孙德勇下意识侧头，一簇火星擦过他的发丝，在空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光痕。

车间温度并不高，但连续工作几小时后，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厚重的作训服被汗水浸透了一大片。

“班长，歇会吧！”一旁的战士给孙德勇递来两张纸巾。

“我们做技师的就是‘完美主义’，焊接歪一点都不行。”孙德勇接过纸巾，“洞库安全门是武器装备的重要防护设施，要防潮防腐，还得保证门关上后，啥也进不去。”

孙德勇所在单位负责装备的后勤保障，被称为“维修大队”，里面齐聚了二十几位专业技师，只要涉及维修，大到武器装备，小到食堂桌椅，他们都能解决。正因如此，在高强度的训练下，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训练目标，还要帮助其他单位解决问题。虽然辛苦，可这些技术骨干却乐此不疲。每一次故障排除，每一次优化改进，都让他们感到由衷的成就感。

实验室的灯光依然亮着，在深夜里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晕。张磊的手指微微发抖，但他仍保持着专注姿态，螺母在他手里转动。对面操作台上，闫班长正记录数据，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道整齐的痕迹。

另一边的车间里，焊花依旧飞溅。孙德勇仍在认真地焊接，一旁的新兵正模仿着他的样子练习。焊花照亮他们专注的神情。

夜色渐深，实验室与加工车间的灯光交相辉映，照亮这片静谧的海……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褪去青涩的茧  
并一致认为有“说不出的痛快”  
甘愿走进大雨滂沱的夜晚  
甘愿接受再教育，让自己脱胎换骨

整整两个小时，我在宝塔山下  
遇到一群又一群人  
随时要抛头颅、洒热血，鏖战强敌  
还有一场思想淬炼的革命  
即使他们面容看不清了  
我也能看到一颗颗心被擦拭得锃亮

我凝视着军号嘹亮的窑洞  
墙上的标语，重新列队集合的信件  
与村民一起耕作的战士  
看到的是不断有新的火种  
从旧火把的灰烬里燃烧起来  
温暖着身体，也温暖着心

## 人在军旅

40年前的一个深秋，18岁的我踏入军营。当听到第一声军号，我明白我将担起军人的职责。后来，我成为一名新闻宣传工作者，声声军号带给我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力量。

记得第一次去外场采访，潮热的海风带来阵阵热浪，让人心绪烦躁。战机起飞，轰鸣声震耳。我紧盯每一架战机，观察机务兵检查起落架时的身影，记录飞行员登机前的坚定眼神……待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天上已缀满星辰。我揣着采访本往回赶，刚坐下就听见熟悉的熄灯号声，瞬间困意全消。

那晚，我在灯下熬了一夜，第一次尝到“爬格子”的“苦”。窗外的海风拍打着窗户，远处偶尔传来哨兵换岗的脚步声，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写到动情处，我想到白天机务兵说“战机就是我们的战友，多检查一遍，飞行员就多一分安全”时那认真的神情，想到飞行员登机前

## 军号的力量

■刘佳峰

那句“保证完成任务”语气里的坚定，手中的笔仿佛有了灵魂。不知不觉，天空露出鱼肚白。当起床号响起，我按着发酸的脖颈，看着完成的稿件，心中充满成就感。

在从事新闻宣传的路上，“苦”是一种常态。一年初春，部队组织战机远赴内陆某机场进行低气象训练，我随同前往。因特殊训练要求，机务兵每天天不亮就要检修飞机。为得到第一手素材，我与机务兵保持相同作息，早出晚归。还有一次，部队执行紧急任务。我跟随部队连续奋战三天两夜，白天跟着官兵扛物资、搭帐篷，晚上趴在临时搭建的木板上写稿。困得睁不开眼时，我就用冷水洗把脸。有一次，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趴在桌上睡着了。梦中我走上了训练场，耳边竟然又响起了军号声。那声音使我重新振作，又握紧手中的笔。

当然，新闻宣传也会“苦尽甘来”。当我苦思冥想得到一个好标题，当我与官兵进行了心灵的交流，当我采写的稿件顺利登报……每到那时，我的心中满是收获的喜悦。